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清風亭

三進士

京劇叢刊

第二十九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二十九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京劇叢刊 第二十九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上海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576) [IV V 29]　類別　戲劇·電影—京劇
字數 70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11/16
1955年2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9100 冊

定價 4,900 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値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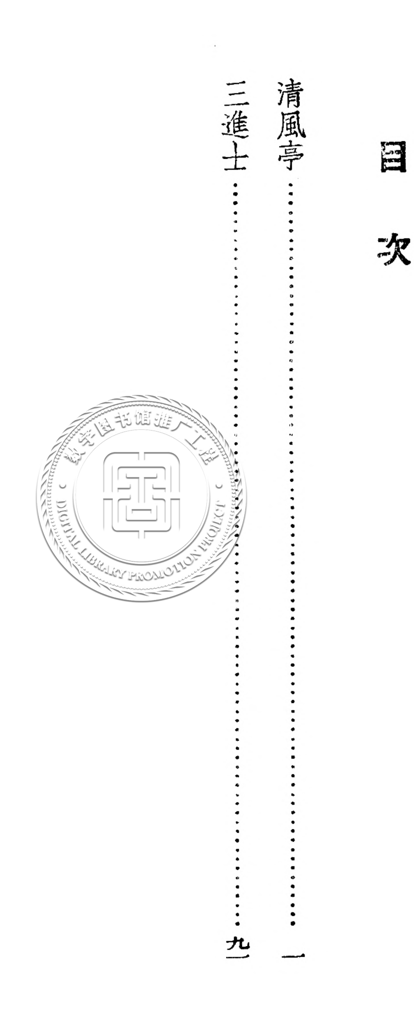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清風亭

前記

舉子薛榮赴京趕考，臨行，將家務交給妻子嚴氏。嚴氏在薛走後，對側室周桂英百般凌虐，明知桂英身已有孕，却迫使她做繁重的工作。元宵節，桂英在磨房產下一個男孩；嚴氏命僕送往荒郊拋棄。桂英無法，寫了血書一幅，拔下金釵一隻，暗藏嬰孩身上，以圖日後重逢。

以打草鞋、磨豆腐爲生的張元秀夫婦，看燈回來，路過周梁橋下，發現了被棄的嬰兒。他們年邁無子，便將棄嬰拾歸撫養，取名張繼保。

張繼保十三歲的那年，聽了同學的話，向元秀索要親生父母，父子發生爭吵。繼保怕受責打，逃入清風亭躲避；元秀隨後趕至。上京尋夫的周桂英，這時正在亭中歇息，她從旁爲這一老一小排解糾紛；在對證血書之下，終於證明繼保就是她的親生兒子。張元秀祇得讓繼保跟隨周桂英赴京，投奔他做官的父親去了。

張元秀夫婦失去繼保，朝夕盼望。二人爲老病所纏，淪爲乞丐。若干年後，老夫婦從地保口中傳來新科狀元要在清風亭路過的消息；據說狀元的面貌很像張繼保。於是，這對老夫妻滿懷希望，趕到淸風亭。果然，狀元就是繼保。老夫婦立刻向前相認；不想冷酷無情的張繼保，竟將他們視同路人，不肯相認。老夫妻悲憤之下，雙雙碰死。

本劇是周信芳先生根據自已的演出本，由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呂仲協助整理的。

清風亭

第一場

〔薛榮上〕

薛　榮：（念引）讀盡詩書，揚名姓，榮耀門庭。

（念詩）肆志三餘力藝文，　箕裘克紹襲遺芬；

詩書典雅能傳業，　禮樂縱橫可致君。

卑人薛榮，　字堯天。　乃漢中府紫陽縣人氏。　歷代書香。　娶妻嚴氏，　三年無子；又娶小妾周桂英，倒也賢慧。　且喜她已身懷有孕，倘若生下一子，也好接續我薛門後代香煙。　這且不言。　今乃大比之年，就要起程進京赴試，不免將二娘喚出囑咐一番。　——二娘哪裏？

周桂英：（內）來了。

（上念）　老爺赴試去京城，　願他平步入青雲。　——老爺萬福。

薛　榮：罷了。命你收拾行李可曾齊備？

周桂英：俱已齊備。　但願老爺此去，高魁得中，魚跳龍門；一路之上，多加小心。

薛　榮：你已有九月身孕，也要多加保重。　大娘面前，須要依順。

周桂英：只要能使大娘歡樂，妾身焉敢違背。

薛　榮：這便才是。

〔薛仁上〕

薛　仁：啓稟老爺，吉時已到，就請老爺起程。

薛　榮：知道了。　有請大娘。

薛　仁：有請大娘出堂。

〔嚴氏上，丫鬟隨上〕

嚴　氏：（念）　老爺去京城，　家中我爲尊。　——老爺。

薛　榮：大娘。

周桂英：拜見大娘。

嚴　氏：罷了。——老爺進京赴試，何時起程？

薛　榮：吉時已到，卽刻起程，家中之事，還望大娘照料。

嚴　氏：老爺放心就是。但願你身體保重，早登龍門。——丫鬟，看酒。待妾身與老爺餞行。

〔丫鬟取壺斟酒，嚴接杯遞給薛榮〕

嚴　氏：（唱西皮搖板）

美酒一樽來奉敬，
願你此去登龍門。

薛　榮：（接唱）多謝大娘一片心，
但願此去入青雲；
家事全仗你照應——

周桂英
嚴　氏：送老爺。

薛　榮：（接唱）皇榜得中來報捷音。

〔薛榮下，薛仁揹包袱隨下〕

嚴　氏：（唱搖板）
　　回頭便對二娘問，
　　老爺的囑咐你可聞？
我說二娘，老爺臨走囑咐，家中之事要我料理，可是家裏這許多事情，我一個人哪兒忙得過來啊！你總得給我幫個忙，分一點去做做，我想二娘總不會推辭罷？

周桂英：但憑大娘吩咐。

嚴　氏：（改用冷酷態度）好極了，現在你每天給我磨一斗麥子；有多餘的時候，你還可以挑挑水，織織布，這都是你的事情，知道嗎？

周桂英：大娘吩咐，怎敢不遵；只是近來身體不好，不能做這樣笨重之事。

嚴　氏：唷！教你做事，你就身體不好。老實對你說，你要像老爺在家時候那樣過享福日子是辦不到的！

周桂英：大娘，實不相瞞，我已身懷有孕了。

嚴　氏：喔！恭喜你。幾個月啦？

周桂英：九個月了。

嚴　氏：不用說，養了孩子你今後更要得寵啦！哼！不教你做事，你就沒有孕；教你做事，你就有孕。哪裏是甚麽有孕，分明是躲懶偷閑！你要是不去做活，我就得打你。——丫鬟，看家法伺候。

周桂英：大娘不必動怒，我遵命就是。

嚴　氏：這不是賤骨頭嗎！快點去。——丫鬟，看着她。她要是不做，快來告訴我。

（向周）嘿！我饒不了你。（下）

周桂英：唉！我周桂英，好苦啊！

（唱散板）

妻妾之間定名分，
只得忍氣且呑聲。
強含悲淚臥房進，
但願老爺早回程。

〔周桂英下，丫鬟隨下〕

第二場

〔薛仁引薛榮上〕

薛　榮：（唱西皮搖板）

曉行夜宿步不停，

披星戴月奔帝京。

卑人薛榮。只因求取功名，上京赴試，一路之上遊山玩水，倒也胸襟寬暢，看前面將到京城。——薛仁。

薛　仁：有。

薛　榮：帶路趲行者。

薛　仁：是。

薛　榮：（唱搖板）

一路風光看不盡，

蘆溝曉月面前存；

薛仁帶路往前進，
科場之中顯才能。
〔薛仁引薛榮下〕

第三場

〔周桂英負麥子一袋上〕

周桂英：（唱西皮原板）
這幾日體沉重精神不振，
恨大娘故意兒折磨桂英。
我只得揹麥子磨房來進，
苦操勞顧不得有孕在身。（行絃，整理麥子）
想我周桂英，只因出身貧寒，才配與薛家爲妾。如今懷孕待產，可恨大娘忌妬成性，趁老爺不在家中，她便折磨於我，每晚磨房碾麥，白日挑水、織布，受盡苦處，無法申訴。老爺進京赴試，不知幾時才得回來。周桂英啊周桂英，

你好苦啊！（推磨）

（唱『南梆子』）

可憐我周桂英紅顏薄命，

嫁薛榮做偏房只爲家貧。

看人家夫妻間何等歡慶，

哪似我受盡了大娘欺凌。

霎時間腹內痛冷汗滾滾——

喂喲！

（接唱散板）

莫不是腹中兒就要臨盆！

一陣刀絞難扎掙——

喂喲！

但願得小姣兒速速降生。（下）

〔丫鬟引嚴氏上〕

〔幕內嬰兒啼聲〕

嚴　氏：（唱西皮散板）

奇怪奇怪眞奇怪！

我家哪來小嬰孩！

將身來在磨房外，

〔嬰兒啼聲〕

氣死我了！

原來是這賤人生下禍胎。

賤人與我快快滾出來！

〔周桂英抱嬰兒上〕

周桂英：（唱搖板）

幸喜我母子命全在，

嚴　氏：賤人還不滾出來！

周桂英：哎呀！

（接唱）一陣狂風又吹來。
怕的是我兒遭毒害，
好教我周桂英無有安排。
〔開門，嚴氏入房〕
周桂英：大娘。
嚴　氏：你不在磨房碾磨，你在做甚麼來着？
周桂英：大娘，是我已經生產了。
嚴　氏：哦！原來是你養了孩子啦？
周桂英：正是。
嚴　氏：是個男的，還是個女的？
周桂英：乃是一個兒子。
嚴　氏：還是個男的。抱過來我瞧瞧。
周桂英：大娘，腌臢得很，不看也罷。
嚴　氏：我一定要看。

周桂英：（不敢不讓她看）如此，大娘請看。

嚴　氏：（抱嬰兒看）咄！還眞是個男孩子。——（突然變臉）哈哈！老爺在家你不養孩子，老爺不在家你就養孩子！我要是不管，外人知道，還得說我家規不嚴。這種野孩子，乾脆還是把他摔死了！

周桂英：哎呀大娘啊！雖然是妾身所養，也是大娘的兒子。念他是薛門後代，望求大娘容留了罷！

嚴　氏：哼！說甚麼薛門後代！我三年不養，才娶了你做偏房。如今又有了他（指嬰兒），往後還能有我嗎？這個野孩子，今天我是非摔死他不可！

周桂英：大娘啊！這初生之兒，他有何罪。望求大娘饒恕他一條小命罷！

嚴　氏：（略思）好，看你說得可憐，我就放他一條生路。可是萬萬不能放在家裏，讓我命人將他寄養在外面，等老爺回來發落，這總對得起他了罷！

周桂英：（迫於無奈）唉！也只好如此。

嚴　氏：丫鬟！抱着走。

周桂英：哎呀大娘啊！我養他一場，容我與他分別分別。

嚴　氏：好。就容你分別。（暗囑丫鬟）丫鬟，你去命薛貴準備一個匣兒，裝了這個嬰孩，將他拋棄在曠野荒郊，不餓死也得把他凍死。快去快去。

〔嚴氏、丫鬟同下〕

周桂英：兒啊！兒剛離娘胎，就要離開娘懷，教爲娘怎能割捨！怎奈大娘忌妬，意欲將兒置死，是爲娘苦苦哀求，才將兒送到外面撫養。待爲娘寫下血書一幅，說明情由，再將兒的生辰八字寫在上面，藏在兒的身上，若遇仁人君子，可憐兒的身世，就能將兒撫養成人。你我母子倘有相逢之期，便以血書爲證；倘若我兒不幸一死，母子二人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見了啊！

（唱二黃倒板）

難捨母子恩和愛，

喂呀，我的兒啊！……

（接唱散板）

胸中好似鋼刀裁。

忙撕下白羅裙一塊，（撕衣襟，咬手指，指痛）

十指連心痛難挨。

（接唱原板）

產生在正月間紀年癸亥，
十五日酉時正降生下來。
我本是周氏女裙釵，
許配夫君薛家秀才。
自從丈夫求冠帶，
受折磨產下了小嬰孩；
大娘忌妒送出門外，
才離娘胎又離娘懷。
祈恩撫養成人心感戴，
火內生蓮花再開。

（轉散板）

一霎時肝腸斷無計可奈，我的兒啊！……

〔拔下髮上金釵，扣血書，藏入嬰兒身內〕

再相逢只憑着這血書金釵。

〔嚴氏領薛貴上，嚴氏囑薛貴持匣在外面，嚴氏入內〕

嚴　氏：孩子呢？

〔嚴氏自周桂英手中搶出嬰孩交薛貴，薛貴將嬰孩放入匣中，兩『沖頭』，薛貴持匣下，嚴氏隨下〕

周桂英：兒啊！（哭下）

第四場

〔四遊人上〕

四遊人：（同唱『吹腔』）

爆竹除舊萬戶新，

元宵佳節慶昇平。

遊人甲：年年有個燈山會，我們一同前去觀燈。請了。

三遊人：請了。

四遊人：（接唱『吹腔』）

繁華景象說不盡，

十字街前觀花燈。

〔四遊人同下〕

第五場

〔張元秀、賀氏同上〕

張元秀：（念數板）

五彩花燈掛滿了街，

舊年方去新年來。

賀　氏：（接念）歲月如流光陰快，

夫妻年過六十外。

張元秀：（接念）雖然年紀邁，

但是我力不衰，

磨豆腐還能打草鞋。

賀　氏：（接念）打了草鞋長街賣，

張元秀 賀　氏：（同念）忙忙碌碌爲生涯，爲生涯。

張元秀：媽媽，我們這裏，年年有個燈山大會，今年格外的熱鬧哇。

賀　氏：老老，我們何不前去逛上一逛哪。

張元秀：唉，你我偌大年紀，還湊甚麽熱鬧哇！不去也罷。

賀　氏：老老，話不是這樣講啊。我二老好比風前燭、瓦上霜，只怕來年有你無我，乘此機會，還是前去逛上一逛的好。

張元秀：（略思）也好，我們走啊！

（唱二黄搖板）

夫妻二人朝前進，

賀　氏：（接唱）大街觀燈去散心。

〔同下〕

第六場

〔薛貴揹匣提燈上〕

薛　貴：（唱二黃散板）

堂前奉了大娘命，

荒郊抛棄小主人。

且住！是我薛貴奉了大娘之命，將嬰孩抛在荒郊，這樣數九寒天，豈不要活活凍餓而死！有了，不免找一個小戶人家，請他撫養，再作道理。

（唱散板）

傷天害理心何忍，

〔狂風驟起，將燈吹滅〕

哎呀！

（接唱）　狂風一陣吹熄了燈。

〔四遊人擁上〕

四遊人：好大的風啊！

〔四遊人碰薛貴，匣落地，薛貴被遊人衝擁而下〕

〔張元秀、賀氏同上〕

張元秀：（唱二黃搖板）

狂風一陣又一陣，

賀　氏：（接唱）吹滅了花燈，黑暗沉沉。

張元秀：媽媽，你看這花燈正放得十分熱鬧，忽然狂風一陣，將花燈都吹滅了。大街之上，一時人衆擁擠，不能行走，你我二人還是由周粱橋小路回去罷。

（唱搖板）

不走大街走小徑，

賀　氏：（接唱）黑夜昏昏步難行。

〔嬰孩哭聲〕

哎呀老老，我們該死了。

張元秀：你這是甚麽話啊？

賀　氏：你聽！鬼叫啊。

張元秀：鬼叫？（戰慄）

〔嬰兒又啼〕

張元秀：唉！不是鬼叫，是嬰兒啼哭之聲。

賀　氏：呃呃，是嬰兒啼哭的聲音。

張元秀：我們順着聲音去找，順着聲音去尋。（兒啼）媽媽，在這裏。待我來摸上一摸。（用手摸着了匣兒）媽媽，是一個匣兒。

賀　氏：是一個匣兒？

張元秀：這嬰兒的聲音，就在這匣兒裏面。

賀　氏：好好好，我們把它揹回去。

張元秀：好，待我揹了回去。

〔張揹匣扶賀同下〕

〔連場，『水底魚』，張、賀同上，開門入內，放下匣兒〕

張元秀：掌一個燈亮來。

賀　氏：待我掌一個燈亮來。

〔賀氏入內，掌燈出〕

張元秀：打開來看一看。

賀　氏：我把他抱了出來看一看。（看嬰孩）哎呀老老，還是一個男娃子。

張元秀：哦！是個男娃子。

賀　氏：老老，有一支銅簪兒在這裏。

張元秀：（接釵看）哦，原來眞是一支銅簪兒。

賀　氏：（奪釵在手）等孩子大了，與他換糖吃。

張元秀：好，換糖吃。

賀　氏：哎呀老老，還有腌臢東西。

張元秀：甚麽腌臢東西？

賀　氏：（以血書示張）喏喏喏，這不是腌臢東西嗎？

張元秀：（看血書）媽媽，不是腌臢東西，是這娃兒的血書。

賀　氏：是血書？這倒要把它收好了。（收起血書）

〔兒啼甚急〕

張元秀：媽媽，這娃兒啼哭，如何是好？

賀　氏：不妨事，隔鄰劉大嫂養了一個娃子，她有乳水，可以與他乳吃。

張元秀：好雖好，只是不能天天去麻煩人家。

賀　氏：我倒想起來了，我們是開豆腐店的，天天與他豆腐漿吃，再買上一點乳糕，豈不是好！

張元秀：這倒甚好。

賀　氏：呃，老老，你要與他起個名兒啊。

張元秀：我們就叫他繼保。

賀　氏：呃，繼保。好好好，老老，我們如今是有了兒子的人了。

張元秀：呵呵！有兒子的了哇！哈哈哈！

〔嬰兒又啼〕

張元秀：他又哭了。

賀　氏：不要緊，我們餵他豆腐漿去啊。

張元秀
賀氏：哈哈哈！

〔張、賀抱嬰兒同下〕

第七場

〔薛榮上〕

薛榮：（唱黃二原板）

想當年離井鄉求取功名，
到如今得高魁身受皇恩；
十三載在邊關未得家信，
倒教我晝夜裏常掛在心。

下官，薛榮。自從那年上京赴試，得中高魁，蒙聖恩放我簾外爲官，身居邊關一十三載。關山阻隔，與家中音書未通，近日奉調進京授職。我有意迎接二娘前來，不免修書一封，差人去到漢中迎接便了。

〔薛仁暗上〕

薛　榮：薛仁哪裏？

薛　仁：伺候老爺。

薛　榮：溶墨伺候。

薛　仁：是。

薛　榮：（修書）

（唱二黃搖板）

上寫拜上多拜上，

拜上嚴氏我妻房；

家事全仗你執掌，

身披冠誥也風光。

我今差人漢中往，

迎接二娘到帝邦。

即速起程免盼望，

家書一封報安康。

薛　仁：薛仁，這有家書一封，速速命人送往漢中，迎接二娘進京。

（接信）遵命。（下）

薛　榮：正是：今夕魚書寄，重逢已有期。（下）

第八場

〔嚴氏、丫鬟上〕

嚴　氏：（唱二黃搖板）

老爺爲官到邊庭，

一十三年少信音。

〔薛貴持書上〕

薛　貴：啓稟主母：今有我家老爺從京城遣人送來家書一封，主母請看。

〔『急三槍』，嚴氏拆書看〕

嚴　氏：哦！原來老爺身居高官，要迎接二娘進京。好啊！老爺啊老爺，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想我乃是你的結髮之妻，你如今做了官，不來迎接我去同享榮華富

貴，反而接她前去！……再說，讓她去了，在老爺面前搬弄是非，翻起十三年前的老陳賬，那還有我的日子嗎？……有了，不免趁此機會，今夜去到磨房，將這賤人害死，寫信回報老爺便了。正是：斬草不除根，萌芽一定生。我就是這個主意。

〔嚴氏下，丫鬟隨下〕

薛　貴：哎呀且住！大主母心懷忌妬，要害二主母的性命。不免報與二主母知道，教她速速逃奔京城便了。（急奔下）

第九場

〔張元秀、賀氏同上〕

張元秀：（唱二黃搖板）

周梁橋下檢螟蛉，

賀　氏：（接唱）　轉眼已過十三春。

張元秀：媽媽，我們在癸亥年間，正月十五抱來一子，算來不覺已是一十三年了。

賀　氏：是啊，孩兒也長成了。
張元秀：是啊，幫着我們磨豆腐，跟着我去賣草鞋，到底多了一個幫手。
賀　氏：你總是教他做這些粗笨的事兒！還是教他安心讀書，書讀好了，我二老豈不更有依靠了？
張元秀：你去煮飯去，繼保下學回來，就要吃的，不要躭誤了啊。
賀　氏：知道了。（唱搖板）
有子無錢也高興，（下）
張元秀：（接唱）無錢有子不爲貧。
張繼保：（內）走啊，（上唱散板）
方才學中來爭論，
都道我繼保是野生。
回得家來把父問……

張元秀：啊，你怎麽回來了？

張繼保：（丟書包，哭）

張元秀：啊？

（接唱） 你莫非是在學中受人欺凌？

繼保，你不到放學時候，竟自回來，又將書本抛在地上，是何道理？……哦，是了，莫非學中有人欺侮於你？ 好，快對爲父言講，爲父是不依他們的。

張繼保：我來問你：我母親多大歲數？

張元秀：七十三歲了。

張繼保：我哪？

張元秀：你今年十三歲了。

張繼保：是啊，六十歲的老媽媽會養孩子嗎？

張元秀：喔，這個……

張繼保：我在學中，他們告訴我：女人家過了五十歲，就不會生養孩子；學中的學生都罵我是私生的野種。 看來你們不是我的親生父母，快快還我親父親母便罷；

如若不然，我就死在你們的面前！（哭）

張元秀：哎呀！

（唱散板）

奴才一言出了唇，

倒教老漢吃一驚，

無言回答心不穩——

〔賀氏上〕

賀　氏：（接唱）父子爲何兩相爭？

老老，你們爲了何事啊？

張元秀：媽媽，這裏來。——這奴才在學中，不知聽了哪個的話了；回來問我要他的親父親母啊。

賀　氏：哦哦哦。（擺手）待我前去問他。——啊，兒啊，我二老就是你的親父親母，旁人的話是不能聽的，隨爲娘吃飯去罷。

張繼保：你不是我的親娘，快快去罷。（推賀，險跌倒）

張元秀：（怒）好奴才，竟敢將你母親這樣推搡，好沒有規矩！

（唱散板）

說甚麽是親不是親，

一十三載養成人，

人大心大不聽教訓——

我打死你這個奴才。（欲打）

〔賀氏攔，繼保跑下〕

賀　氏：（接唱）老老息怒且消停。

你總是這個脾氣啊，他他他被你嚇跑了。

張元秀：他他他跑了？待我追他回來。

賀　氏：且慢，你等着，你你你等着。（轉身取血書）老老，這個奴才，人大心大了，你

帶着這血書，恐怕路上有人盤問於你，也好有個憑證哪。

張元秀：哦，我我我知道了。（接血書）

賀　氏：快去趕他回來。（下）

張元秀：（出門，叫頭）張繼保，小奴才，慢些走，爲父……趕你……來了，趕你來了，趕你來了！（下）

第十場

周桂英：（內唱二黃倒板）

受不盡苦逼淩獨自逃奔。

（周桂英揹雨傘、包裹上）

（接唱散板）

但不知何日裏才到京城！

（念詩）啞子黃連苦自知，鷺鷥隔水戲銀魚，

望梅止渴渴還在，畫餅充飢還是飢。

昨日薛貴報道：老爺做了高官，現在京中，命人前來迎接於我，不想大娘忌妬，要將我害死，只得獨自逃出門來，投奔京城，尋找丈夫便了。

（唱散板）

可憐我做側室折磨受盡，
獨一人恰好似孤雁飄零。
哎呀！看烏雲遮日，恐怕雨要來了。——好啊，此處有一淸風亭，待我就在亭內暫避一時。
〔入亭，放傘，坐，疲倦，不覺入睡〕
張元秀：（內）張繼保！小奴才！爲父趕你來了！
張繼保：（內）哎呀！
（急上）爹爹！哎呀且住，我在前面跑，他在後面趕；倘若趕上，豈不被他痛打一頓！這這便怎麽處？……哦，有了，看淸風亭內，有一媽媽打睡，我不免在她身後躱藏便了。（入亭）
張元秀：（內）張繼保，小奴才，爲父趕你來了！
〔『亂錘』，上〕
且住，這小奴才他在前面跑，我在後面趕，趕到這淸風亭，怎麽不不不……不見了？

〔繼保伸首探看，被張元秀發現〕

張元秀：呵呵，小奴才，你快些出來；再不出來，爲父要打進來了。

張繼保：婆婆救命，婆婆救命！（推周桂英）

周桂英：（唱二黃搖板）

耳邊廂人喧鬧南柯驚醒——

張元秀：奴才快快出來。

張繼保：婆婆救命哪。

周桂英：呀！（出亭）

（接唱）　這公公打兒童所爲何情？

啊，你們這一老一少，爲何爭吵起來？

張繼保：上告婆婆……

張元秀：呸！你與人家又不認得，一見面就問人家要饃饃。

張繼保：去你的罷！我說：上告婆婆。誰跟她要饃饃。

周桂英：是啊，他說上告婆婆，不是問我要饃饃啊。

張元秀：哦，上告婆婆。
周桂英：是的。
張元秀：不是要饃饃？
周桂英：是啊。
張元秀：哼！我看你這奴才講些甚麽。
周桂英：小孩童，不必害怕，慢慢的講來。
張繼保：婆婆容稟：

（唱『四平調』）

他本是義父責打我，
打得我渾身皮肉破；
尊一聲婆婆搭救我，
免得學生見閻羅。

張元秀：（接唱）小奴才你太無禮，
一十三載你忘却了恩義。

娘行你往哪裏去啊？

周桂英：我是往東京去的。

張元秀：却又來！

（唱搶板）

各奔前程閑事休管，

你走你的路，我管我的兒，與你是甚麼干係？

我這裏執枴杖打死你！

〔張元秀舉杖，張繼保閃躲，周桂英攔擋，轉場〕

周桂英：（接唱）公公息怒我有話提。

啊，公公，你手拿甚麼？

張元秀：枴杖。

周桂英：可能借我一觀？

張元秀：使得。（遞杖交周）

周桂英：（接杖）哎唷，沉重得很。

張元秀：嗯，沉重得很。

周桂英：這枴杖這樣的沉重，豈不要打死這個小學生？

張元秀：（故意地）嗯，我是準備打死這個小畜生。

周桂英：（思）打死不如放生。

張元秀：甚麼叫做放生？

周桂英：放生不如賤賣。

張元秀：啊，你教老漢賣與哪一個啊？

周桂英：喏喏喏，賣與我啊。

張元秀：呵呵！——我與她又不認得，一見面就要買我的小娃子。——唔，娘行，你拿甚麼來買？

周桂英：我自然有。

張元秀：拿來。

周桂英：我自然有啊。

（唱『四平調』）

在頭上取下了一股金釵，

我要買你的小童孩。

張元秀：（無意地接了釵，感覺這釵很熟悉）唉，我當甚麼稀罕之物，原來是支銅簪兒。

我的孩兒是不賣的。拿了去！不要在這裏『謳』●富。

周桂英：（失望地）哦，你的孩童不賣。

張元秀：我本來就不賣啊！

周桂英：不賣就罷！

張元秀：我本來就不賣！

周桂英：也罷，待我勸這小學生隨你回去。

張元秀：哼哼，這便才是。

周桂英：（微笑着）啊，小學生！你爹爹不打你了，隨他回去罷。

張繼保：我不回去，他要打我。

張元秀：回去！回去！不回去，打死你這小畜生！（欲打）

周桂英：（攔）慢來！——哎呀，鬧了半天，我還不曾請教公公上姓？

張元秀：老漢姓張。
周桂英：大號？
張繼保：他叫張元秀。
張元秀：呸！張元秀也是你這奴才叫的！好沒有家教的東西！
周桂英：公公做何生理？
張元秀：我……我是『馬上彈琴』。
周桂英：甚麽叫做『馬上彈琴』？
張繼保：他是打草鞋的。
張元秀：呸！打草鞋，難道就算不得生意！丟你娘的醜！
周桂英：可有婆婆？
張元秀：有一個老伴兒。
周桂英：她做甚麽？
張元秀：她是……她是『推轉乾坤』。
周桂英：甚麽『推轉乾坤』？

張繼保：他們是磨豆腐，天天給我豆腐渣吃。
張元秀：（悲憤）是啊，你要曉得：沒有豆腐渣，怎會把你養得這樣大啊！
周桂英：公公今年高壽？
張元秀：老漢……呵呵，小呢，七十三了。
周桂英：婆婆呢？
張元秀：與我同庚。
周桂英：這小學生？
張元秀：他也七十三了。
張繼保：呸！我今年才十三歲。
張元秀：呃，他十三歲了。我被這個娃兒氣糊塗了。
周桂英：（若有所悟）哦，他十三歲了。
張元秀：是啊，十三歲，也不是甚麼小孩子了。
周桂英：如此說來，這小孩童不是你們養的？
張元秀：噯，不是我養的，是你養的？

周桂英：呀啐！常言說得好：『男子四十九，到老終須有；女子四十九，天癸水絕。』哪有六十歲的老媽媽養兒子的道理？

張元秀：啊！

周桂英：啊！

張元秀：啊？……嗳！『枯竹林中生嫩筍，老牛臨危產麒麟』，只要她養，慢說七十三歲，就是一百三十歲，她也會養啊。

周桂英：嘿！怪不得你用這樣沉重的枴杖，打在這小學生的身上。你快快講了眞情實話便罷；如若不然，拉你到前村，約來三老四少，大家來講個明白。

張繼保：好！拉着走，拉着走！

〔張繼保欲拉張元秀，元秀略舉杖，繼保畏縮〕

張元秀：呵呵，老漢今天遇見了女光棍了！……也罷！——娘行，我對你實說了罷！

周桂英：還是實說的好。

張元秀：我們這裏，年年有個燈山會。

周桂英：處處相同。

張元秀：哦，你們那裏也有啊？

周桂英：有的。

張元秀：那一年格外熱鬧。我的老伴兒說：我們何不去看看燈。我說：這大年紀，何必去湊甚麽熱鬧。我的媽媽說：老老，人過一世，草過一秋；我二老好比風前燭，瓦上霜，不知來年還有你啊，還是有我。我聽我的媽媽說得有理，我們一同前去看燈。正在熱鬧之間，忽然狂風四起，把燈都吹滅了。大路之上，人衆擁擠，我和我的老伴兒由周梁橋小路而回。耳旁聽得一聲叫，我媽媽說：耳旁聽得鬼叫。是我仔細一聽，不是鬼叫……

周桂英：甚麽叫？

張元秀：是嬰兒的聲音。

周桂英：哦！

張元秀：那時節，我左一摸，右一摸……

周桂英：摸着甚麽？

張元秀：摸着一個匣兒。

周桂英：匣兒裏面？

張元秀：（看繼保，傷感）哼！就是這個小畜生。

周桂英：哦！就是他？——可有金釵一股？

張元秀：金釵……金釵？金釵沒有，有一隻銅簪兒，被我媽媽換了糖吃了。

周桂英：可惜。——可有血書？

張元秀：血書？……啊啊，血書沒有，有一塊白布上面寫的紅字啊。

周桂英：怎麽，寫的紅字？……如此說來，他是我的兒子。——喂呀！我的兒啊！

張元秀：噯！老漢與你說了幾句話，我的兒子變成了你的兒子；我再與你說幾句話，老漢也變成了你的漢子了。

周桂英：啐！他……他……他本是我的兒子。

張元秀：哦，他是你的兒子？

周桂英：正是。

張元秀：也罷。我出門的時節，老伴兒對我說：老老，這個奴才人大心大了；一路之上，恐怕有人盤問於你，你將血書帶去。——來！你言道，他是你的兒子，你

將這血書上的言詞說得一字不差，你便帶去；倘若有一字差錯，喏喏喏，老漢的枴，要枴你幾枴。

周桂英：我自己寫的，焉有不記得之理。

張元秀：原要你記得。——念！

周桂英：（回憶）喂呀！苦啊！

張元秀：嗯！不是你的兒子，走走走！

周桂英：慢來慢來，怎麼不是我的兒子？

張元秀：這上面，頭一個字不是甚麼『苦啊』。

周桂英：嗳！我說的；是我們母子分離之苦。不在這血書上面。

張元秀：哦，分離之苦？

周桂英：分離之苦。

張元秀：不在血書上面？

周桂英：正是。

張元秀：（無奈）好，念來！

周桂英：聽了。

（唱二黃搖板）

產生在正月間紀年癸亥，

十五日酉時正降生下來。

〔繼保在張元秀後偷看血書〕

張元秀：（發覺）好奴才！——噯，不能算數，不能算數。

周桂英：怎樣不能算得？

張元秀：這奴才我教他念了幾年書，他認得幾個字，他在背後看了去，對你言講，這不能算數。

周桂英：噯，兒啊，你不要與爲娘躭憂，娘還記得。

張元秀：好，念來！

周桂英：聽了！

（唱『四平調』）

我本是周氏女裙釵，

許配夫君薛家秀才；
自從丈夫求冠帶，
受折磨產下了小嬰孩；
大娘忌妬送出門外，
才離娘胎又離娘懷。
祈恩撫養成人心感戴，
火內生蓮花再開。

張繼保：（搶血書）拿過來罷！

〔張元秀在周桂英敍述往事時已發抖，繼保搶血書後更愣住〕

周桂英：老丈，我念得可有一字差錯？
張元秀：呃，……並無一字差錯。
周桂英：如此，他是我的兒子了？
張元秀：呃，他他他是你的兒子。
周桂英：既是我的兒子，我就要帶着走了。

張元秀：且慢！娘行，你你你這就要帶着走啊？
周桂英：我的兒子，我自然要帶着走了。
張元秀：也罷！我們來一個『憑天斷』。
周桂英：何謂『憑天斷』。
張元秀：命他站在中間，我二人兩廂喚來；他跟着哪個走，就是誰的兒子。
周桂英：但憑於你。——兒啊！站在中間。
張繼保：我不，他要打我。
周桂英：有爲娘在此。
張元秀：爲父不打你了。
〔繼保站在中間〕
張元秀：我來先叫。
周桂英：我來先叫。
張元秀：（急，大聲地）我來先叫。
周桂英：好，讓你先叫。

張元秀：兒啊，她不是你的親娘，她是個女拐子；你的母親在家裏做熟了飯了。兒啊，回去吃飯！兒啊，兒啊！

周桂英：兒啊！你的爹爹在京中作了官，隨爲娘上任，享榮華受富貴去罷。

〔繼保隨周桂英走，張元秀急，暈倒在地，周桂英、張繼保見狀急回身相扶〕

周桂英：老丈醒來。

張繼保：爹爹醒來。

張元秀：（甦醒，唱二黃倒板）

一霎時不由我昏迷一陣。

張繼保：爹爹醒來。

周桂英：老丈醒來。

張元秀：（哭）兒啊！

（接唱散板）

又好似冷水澆頭懷抱冰。

周桂英：老丈不必悲傷，日後自有相逢之期。

張元秀：娘行，你當眞領着他走了！

周桂英：我要領着走了。

張元秀：可容我父子分別分別？

周桂英：那個自然。——兒啊，上前拜謝你爹爹養育之恩。（回身向亭中取傘及包袱）

張繼保：是。——（跪）爹爹！你回去對我那母親言講，就說孩兒認了親了。

張元秀：（叫頭）張繼保！兒啊！你……你認了親了？

張繼保：兒認了親了。

張元秀：兒不……不回去了？

張繼保：兒不回去了。

張元秀：好！我兒既然不願回去，爲父也不來勉強於你。此番跟隨你母親去見你那做官的父親，把我二老一十三載養育之情對他言講。兒啊，你必須好好讀書，日後長大成人，若得一官半職，你回來的時節，來看看我二老。倘若我二老無福下世去了，你必須買幾陌紙錢，在我二老墳前燒化燒化，叫我二老幾聲，拜我二老幾拜，難道說我二老還受不起你這幾拜！難道說，我二老還要

爭兒這幾拜！不是的，你這幾拜不值緊要，教那些無兒無女的人，也好撫養人家的兒子啊！（哭）

（唱二黃散板）

說不盡分離苦珠淚難忍，

教人難捨又難分。

你一家不久團圓聚，

頃刻分爲兩姓人。

張繼保：（接唱）養育之恩感不盡，

一十三載費辛勤。

張元秀：（接唱）流淚眼觀流淚眼，

張繼保：（接唱）斷腸人送斷腸人。

張元秀：（接唱）凄慘悲痛難扎掙，

周桂英：（接唱）他父子只哭得難解難分。

天色不早，他父子難捨難分，這便如何是好？……待我騙他一騙。——啊，

老丈不必悲痛，日後自有相逢之日。

張元秀：哦哦哦。

周桂英：（假意地）啊，你看！那旁來了一位老媽媽，她是何人？

張元秀：哦！（向繼保）想必你母親找來了。（向周）我叫她來與他分別分別。——

媽媽！媽媽！

〔周桂英拉張繼保急下〕

張元秀：沒有啊。（回身見無人）娘行！嬌兒！哎呀！（暈倒在地，甦醒）

（唱二黃倒板）

嬌兒娘行無踪影，

（接唱散板）

點點珠淚洒胸襟。

只說養兒防備老，

事到臨頭一場空。（悲慘地走下）

第十一場

〔薛榮上〕

薛　榮：（唱西皮搖板）

適才家院報一信，

言道桂英到來臨。

方才家院報道，周氏桂英帶領一個小後生前來，住宿旅店之中。也曾命人前去迎接，還不見到來！

〔薛仁上〕

薛　仁：啓稟老爺：二夫人到。

薛　榮：有請。

薛　仁：有請二夫人。

〔周桂英携繼保上〕

周桂英：（念）且喜姣兒重相見，好似花開月又圓。——喂呀！老爺……

薛　榮：夫人！

薛榮
周桂英：（同唱『哭相思』）

自從一別十餘春，
喜得今朝重相逢。

薛　榮：夫人請坐。

周桂英：有座。——兒啊，上前見過你爹爹。

張繼保：爹爹請上，孩兒拜見。

薛　榮：啊，這是何人？

周桂英：乃是妾身所生的兒子。

薛　榮：多大年紀？

周桂英：一十三歲。

薛　榮：且喜夫人生下一子，我薛堯天終算有後了。

周桂英：唉！說將起來，眞是一言難盡啊！

（唱二六）

自從你赴考到京城，
妾在家中受欺凌。
大娘磨折一言難盡，
磨房產下這小姣生。
嚴氏大娘心太狠，
元宵佳節抛兒的身。
血書金釵爲憑證，
張元秀撫養他一十三春。
只說骨肉難同慶，
不想遇見在清風亭。

是我一十三載被大娘折磨，這且不必說起。老爺近日有書信回家接我上京，不想大娘又起毒心，要害我一死，幸有薛貴報信，故爾獨自進京，行在清風亭前，見一老人追趕兒童啊！

（唱搖板）

是我上前來相問，
才知孩童是親生。

薛　榮：哦！

（接唱）一家團圓多慶幸，
薛門有了後代根。

夫人，他叫甚麼名字？

周桂英：在張家時節名叫繼保。

薛　榮：今日歸宗，改名薛藻。

張繼保：謝爹爹。

薛　榮：從今以後，必須發奮攻書，若得成名，也是我家光彩。

張繼保：孩兒遵命。

薛　榮：薛仁，打開祖先堂一祭。正是：自出娘胎別慈親，

周桂英：多蒙張老夫婦恩；

張繼保：今日父子得相會，

薛　榮：焚香點燭祭先靈。哈哈哈！

〔衆同下〕

第十二場

〔賀氏上〕

賀　氏：（念『哭相思』）

姣兒一去無音信，

倒教爲娘痛在心。

（念詩）有子無錢終有靠，　有錢無子枉徒勞。

抱來一子防備老，　費盡心血一旦拋。

老身賀氏。配夫張元秀，夫妻二人在永樂街前，開了一個豆腐坊。只因那年，二老前去觀燈，狂風一陣將燈颳滅；由周梁橋而回，抱得一子，取名繼保。夫妻二人撫養一十三載，不想被這個老天殺的，今日打，明日罵，將我那繼保孩兒趕奔在外。是我朝思暮想，一病奄奄。這幾天我身體好了一些，出來走動

走動，不免將這老天殺的喚將出來，我要痛罵他一場，也好出出我胸中的惡氣。——老老，老老，老天殺的走了出來！

張元秀：（內）來了。

（上念『哭相思』）

年紀邁來血氣衰，

撫養一子接後代；

賀　氏：（夾白）老天殺的走了出來！

張元秀：（接念）忽聽媽媽一聲放悲哀，

她必是爲繼保失了夫妻的恩愛！

賀　氏：嗳！

張元秀：媽媽，你怎麽出來了？

賀　氏：我這幾日病體好了些，出來走動走動，難道你還盼我不好嗎？

張元秀：好了，便好。

賀　氏：我來問你，我這病從何而起？

張元秀：還不是爲了繼保。

賀　氏：是啊，我好端端一個兒子，被你這老天殺的今日打，明日罵，將他趕奔在外，是我朝思暮想，才有這場大病呵。

（唱『四平調』）

提起來不由我怒滿胸懷，
開言罵聲老無才：
好好的一子無福載，
不該將他趕奔在外。

張元秀：那日趕在清風亭，遇見他的親娘，將血書念的一字不差；若有差錯，我焉能白白的讓她領了去啊。

（唱『四平調』）

清風亭遇見他的親娘到來，
血書相合不費疑猜。
鏡中花水底月全是虛假，

並不是媽媽十月懷胎。

賀　氏：（心有不服）你說他不是我十月懷胎，我來對你說，這一十三載，慢說是一個人兒，就是一塊頑石，被我今日磨、明日磨，也要將它磨光了。

（唱『四平調』）

雖不是我親生下來，
撫養他有一十三載。
眼前若有我的嬌兒在，
萬事全休兩丟開！

張元秀：（接唱）老乞婆你大不該，
苦苦逼我命赴泉台。

賀　氏：（愈怒）哈哈！動不動就是赴泉台；難道說，我這條老命還死你不過嗎？

張元秀：我還拚你不過嗎？

賀　氏：我們來拚哪！

張元秀：我們來死啊！

〔張元秀、賀氏同離座，舉杖對打，同仆地，同掙扎起立；背互撞又同仆地；各掙扎起立，再對打，又仆又起；賀氏以頭撞張三下，張昏在椅上〕

賀　氏：（見狀驚，悔）老老，老老……

張元秀：（緩過氣來，向賀看）媽媽。

賀　氏：老老。

張元秀：媽媽。

賀　氏：老老。

〔二人同哭〕

張元秀：不要爲了這個小畜生，傷了二老的和氣。不要想他了。

賀　氏：是啊，我不想他了。

張元秀：是啊，不要想他了！後面歇息歇息罷！

賀　氏：老老，我心中煩悶，你攙我到外面去走走。

張元秀：外面風大。

賀　氏：你又來嘔我。

張元秀：好好好，待我開門。（開門，寒風入戶）怎麼樣？

賀　氏：不妨事。

〔賀氏、張元秀同出外〕

張元秀：如此隨我……（寒風襲人）怎麼樣？

賀　氏：不妨事。

張元秀：不妨事？

賀　氏：不妨事。

〔張元秀扶賀氏同走圓場〕

賀　氏：（邊走邊問）老老，這條道路往哪裏去的？

張元秀：這條道路是往四川去的啊。

賀　氏：哦，往四川去的。

張元秀：正是。

賀　氏：這條道路呢？

張元秀：這條道路是往湖廣去的。

賀　氏：往湖廣去的？

張元秀：唔，是往湖廣去的。

賀　氏：老老，中間這條道路呢？

張元秀：中間這條道路麽？——是往淸風亭去的啊！

賀　氏：往淸風亭去的嗎？你我的兒子由此道而去啊？

張元秀：由此道而去。

賀　氏：我們來叫哇。

張元秀：叫哇！

賀　氏
張元秀：（同）叫哇！

張元秀：張繼保！

賀　氏：小姣兒！

張元秀：你由此道而去。

賀　氏：爲何不從此道而回！

張元秀：爲父的在此盼你。

賀　氏：爲娘在此想你。
張元秀：兒怎的不歸！
賀　氏：兒怎的不回！
張元秀：張繼保！
賀　氏：小姣兒！
張元秀
賀　氏：（同哭）兒啊！
張元秀：（唱二黃散板）
　　這才是路在人不在，
賀　氏：（接唱）姣兒一去不回來。
張元秀：（接唱）再不能與爲父要穿要戴，
賀　氏：（接唱）再不能與爲娘要襪要鞋；
張元秀：（接唱）再不能與爲父把草鞋來賣，
賀　氏：（接唱）再不能與爲娘同把磨挨。
張元秀：（唱『哭頭』）

張繼保，

賀　氏：（接唱）小姣兒，

張元秀：（接唱）今何在！

〔賀氏倒張懷內〕

只見她、她、她年邁人倒在身懷。

媽媽，媽媽，媽媽！

賀　氏：（喘咳）老老！

張元秀：媽媽，這個奴才喪盡天良，不回來了。不要想他了。回去吧。

賀　氏：好，回去罷。

張元秀：正是：（圓場）

（念）周梁橋下一嬰孩，

賀　氏：（念）夫妻恩養十三載。

張元秀：（念）早知奴才不行孝，

賀　氏：老老。

（念）當初不該檢回來。

張元秀：錯在當初。

賀　氏：悔在今朝。

張元秀：錯了。

賀　氏：悔了。

張元秀：唉！回去罷。

賀　氏：（回頭急叫）老老，老老，你我的兒子回來了。

張元秀：在哪裏？

賀　氏：（遙指）喏喏喏，在大樹底下。

張元秀：（看）哎！那不是你我的兒子。

賀　氏：是哪一個？

張元秀：那是放牛的牧童。

賀　氏：怎麽，放牛的牧童！

張元秀：是啊。

賀　氏：我們的兒子呢？

張元秀：我們的兒子！兩廂喚來。

〔互推，『望門』〕

張元秀：張繼保！

〔再互推，『望門』〕

賀　氏：小姣兒！

〔『雙進門』〕

張元秀
賀　氏：（哭）唉！兒啊！

〔張元秀、賀氏相扶同下〕

第十三場

〔薛榮、周桂英上〕

薛　榮：（念）聽前堂捷報佳音，

周桂英：（念）喜姣兒一舉成名。

〔薛仁上〕

薛　仁：少老爺得中回府。

周桂英：有請。

薛　仁：有請。

〔四人役引張繼保——薛藻上。四人役下〕

張繼保：爹娘請上，受兒一拜。

薛　榮：我兒得中了？

張繼保：孩兒得中了。兒蒙聖恩，欽賜榮歸祭祖。

薛　榮：爲父勤勞王事，十餘年未得回家祭掃先塋，我兒代吾一祭，也可了我宿願也。——薛仁，與少老爺準備轎馬，卽日起程。

薛　仁：遵命。（下）

周桂英：兒啊，還有一事，爲娘常掛在心。

張繼保：請母親吩咐。

周桂英：想那張老夫婦，撫養我兒一十三載，此番回家祭祖，若是他二老還在，接到此

處同享榮華，又恐他們年邁龍鍾不敢相認，你將這血書帶在身旁，他二老見了血書，便能認你。

張繼保：這……母親！

（念）堂上現有父和母，豈認他人作爹娘！

周桂英：嗯！若不是張老夫婦將你檢去撫養一十三載，兒焉有今日！口出不義之言，非我子也。

張繼保：（勉強地）孩兒遵命。正是：

（念）孩兒榮歸祭先塋，

周桂英：（念）須記張老夫婦恩。

張繼保：（念）今日堂前別父母，

周桂英：兒啊！

（念）莫做虧心負義人！

〔周桂英將血書付予張繼保。薛榮、周桂英同下〕

張繼保：且住，我家世代書香，如今我又高魁得中，若是去認張老夫婦做了父母，豈不

被人恥笑！若是不認，又恐母親見罪，這便如何是好！（略思）我自有道理。

〔小門子上〕

小門子：啓稟老爺，人馬齊備。

張繼保：帶馬起程。

〔『香柳娘』牌子，小門子引張繼保下〕

第十四場

〔周小乙上〕

周小乙：（念）　地方地方，差事難當；

一卯不到，兩腿遭殃。

我，周小乙。在清風亭當了一名地方。今有新科狀元回家祭祖，由此經過，在清風亭歇馬，不免前去打掃便了。——打道前來。

（念數板）

打道前來，

四方人閃開，
立者齊讓路，
坐者把身抬，把身抬。
嗨！站起來。（下）

第十五場

〔張元秀、賀氏同上〕

張元秀：（唱二黃搖板）
屋漏偏遭連夜雨，
賀　氏：（接唱）船破又遇當頭風。
哎喲！（走不動）
張元秀：媽媽，怎麼樣了？
賀　氏：腹中飢餓，難以行走。
張元秀：看前面好像大戶人家，我們去討一點茶飯充飢。待我攙扶於你。

（唱二黄搖板）

無依無靠眞悽慘，

賀　氏：（接唱）左也難來右也難。

〔張元秀、賀氏同走圓場，見淸風亭〕

張元秀：唉！只當是個大戶人家，誰想偏偏又來到此地。

賀　氏：來到甚麽所在？

張元秀：又來到淸風亭了。

賀　氏：哦！我的兒子就打此亭而去的嗎？

張元秀：正是。

賀　氏：唉！這不叫淸風亭。

張元秀：叫甚麽？

賀　氏：要叫它望兒亭。

張元秀：唉！不叫望兒亭。

賀　氏：叫甚麽？

張元秀：要叫它斷腸亭。（叫頭）張繼保！

賀　氏：小姣兒！

張元秀
賀　氏：（同哭）兒啊！

張元秀：（唱二黃散板）

這才是亭在人不在，

賀　氏：（接唱）水流千載不回來。

張元秀：媽媽，你暫且坐下，歇息歇息罷。

〔張元秀、賀氏同坐下，周小乙上〕

周小乙：閑人閃開，閑人閃開啊。——哎！亭子裏面有兩個叫化子，待我把他們趕出去。（見張）哎喲，好像是張家伯伯。待我冒叫一聲。——張家伯伯，張家伯伯。

張元秀：（好像聽得有人喚叫，欲起又止）啊？

賀　氏：老老，有人叫你啊。

張元秀：窮得這個樣兒，哪裏還有甚麽人叫我們啊！

周小乙：（自語）是他。——張家伯伯，張家伯伯。

賀　氏：老老，是在叫你啊。

張元秀：哦。——是哪個？

周小乙：張家伯伯。是我。

張元秀：哦，你是哪一位啊？

周小乙：怎麼，你連我都不認識啦？

張元秀：不認識了。

周小乙：我是周小乙。

張元秀：哦，你是周小哥。（打量小乙的衣服）哪裏來的這身榮耀啊？

周小乙：您不知道。我弄了幾個錢，捐了一名地保。

賀　氏：（聽錯，猛抱小乙）繼保，你回來了！兒啊，你回來了！

周小乙：（驚奇）媽媽，你做甚麼？

賀　氏：（向張元秀）他是繼保。繼保兒回來了！

張元秀：唉！他新充當了一名地保，不是繼保。

賀　氏：哦！他是地保？
周小乙：地保。
賀　氏：不是繼保？
張元秀：不是繼保。
賀　氏：（自言自語）地保，繼保。地保，繼保。繼保……
張元秀：她想兒子想瘋了。小哥不要見怪。
周小乙：不要緊，不要緊。老伯伯，你二老怎麽落在這般光景？
張元秀：休再提起。只因你繼保兄弟不聽教訓，跑出門來，是老漢趕到這淸風亭，遇見他的親娘，將他領去。我二老終日想念於他，害了一場大病，只落得這般光景。
周小乙：唉，可憐可憐。哎喲，我倒想起來了：今有新科狀元名叫薛藻，回家祭祖，在此歇馬。我跟縣太爺在前站接差的時候，看見這位狀元公的面貌，和繼保兄弟一模一樣。何不等他在此歇馬的時候，你去看他一看；倘若是他，豈不就好了嗎！
張元秀：哎喲，只恐我二老挨擠不上。

周小乙：那不要緊。你看，（指着手中棍子）這一點權柄在我手裏，我把閑人轟開，讓你二老進去，豈不是看見了嗎。

張元秀：哦，倘若是他，能將我二老認下，感恩匪淺。

周小乙：那算得了甚麽。您先閃開，等一會兒，早點來。（下）

張元秀：哈哈哈！

賀　氏：老老，你笑甚麽啊？

張元秀：媽媽有所不知：有一新科狀元回家祭祖，在此歇馬。周小哥言道，見過他的相貌，與繼保十分相似。歇馬的時候，教我們去認他一認。——我記得，他母親言過：嫁與薛家。這新科狀元，他也姓薛；倘若眞是繼保，定能將我們認下。豈不是好哇！

賀　氏：老老，此話當眞？

張元秀：眞的。

賀　氏：待我謝天謝地。——老老，若是將我們認下，你就是太老爺了。

張元秀：呵呵，你就是太夫人了。

賀　氏：我是太夫人！如此說來，演習演習。

張元秀：怎麼，還要演習演習？

賀　氏：唔，不要與做官兒子丟醜啊。

張元秀：哦，如此說來，那旁是太夫人！

賀　氏：那旁是太老爺！

張元秀：太夫人請。

賀　氏：太老爺請。

張元秀：不敢。兒子是你抱養大的，應該太夫人請。

賀　氏：雖然是我撫養一十三載；也是你打草鞋、磨豆腐養大的啊。

張元秀：你我挽手而行罷！

賀　氏：哈哈哈！——呃。

張元秀：怎麼樣？

賀　氏：笑岔了氣了。

張元秀：不妨事？

賀　氏：不妨事。

張元秀：我們認兒子去啊。啊哈哈哈！

〔張元秀、賀氏同下〕

第十六場

〔牌子，四人役引張繼保上，周小乙迎上〕

周小乙：請狀元老爺歇馬。

張繼保：帶馬。（下馬）

〔四人役、門子引張繼保入亭，坐下〕

張繼保：傳地保。

衆　　：傳地保。

周小乙：（入亭）與狀元老爺叩頭。

張繼保：這是甚麽所在？

周小乙：十字路口，清風亭。

張繼保：（驚）淸風亭！——傳話下去：我在此處打坐，不許閑雜人等來往。打坐片刻，就要起馬。

周小乙：喳！（出亭）哎喲，坐坐就走。他們怎麽還不來啊！

〔張元秀、賀氏同上〕

張元秀：快些走，認兒去。

周小乙：來啦！好極了。——你們趕緊看看。是不是？要看淸楚了。

張元秀：好。看看。

〔張元秀、賀氏同向內看〕

張元秀：是的。

賀　氏：是的。

張元秀：（愼重地）是的？

賀　氏：（肯定地）是的，是的。

周小乙：是的嗎？

張元秀：是的。

賀　氏：是的。
周小乙：那麼我給太老爺、太夫人預備兩頂大轎去。
張元秀：慢來！不要大轎，兩頂小轎也就是了。
周小乙：大轎威風。
賀　氏：噯！我兒子沒有錢。
周小乙：您眞體諒兒子。你們去認去罷，我去備轎。（下）
張元秀：媽媽，我去認罷？
賀　氏：好，你去認。認下你，不要忘了我。
張元秀：我豈能忘了你這老伴兒！（入亭）——兒啊！恭喜你做了官。爲父來了，還不下位來迎接爲父嗎！
張繼保：（欲待下位）
衆　　：（喊堂威）哦！
張繼保：（看見自己的紅袍，又看張的破衣，重坐下）唔！——啊，你是何人敢來冒認官親？

張元秀：啊，老漢張元秀，你不認得嗎？
張繼保：這就不對了。你姓張，我姓薛，怎麽會是你的兒子？
張元秀：義子不同姓。
張繼保：有何爲證？
張元秀：血書爲憑。
張繼保：拿來我看。
張元秀：嘿！他還要血書啊。（出亭）
張繼保：看他血書何在！
張元秀：媽媽，這奴才要血書。
賀　氏：（一愣）噯！你老糊塗了。不是在這清風亭，被他的親娘搶得去了啊！
張元秀：哦，我倒忘了。（入亭）——兒啊，在這清風亭，被你親娘拿得去了。
張繼保：哇！胆大的老乞丐，竟敢冒認官親！不念你年紀大了，定要重責。——來，趕了下去！

〔衆推張元秀出亭〕

張元秀：請息雷霆之怒……

衆　：（喊堂威）哦！

張元秀：兩旁暫免虎狠之威。聽我老乞丐一言告稟！

（唱二黃散板）

孟宗哭竹出嫩筍，

王祥孝母臥寒冰。

小姣兒學一學前輩古（人）……

張繼保：趕了下去！

張元秀：（接唱）這奴才竟忘了撫育之恩。（凄然出亭）

媽媽。

賀　氏：老老，怎麽樣？

張元秀：他不認哪。

賀　氏：不認！（略思）也難怪他不認。你常常打他罵他，難怪他不認；我疼的是他，

愛的是他，我若前去，一定認下。

張元秀：媽媽，將你認下，不要忘了我。

賀　氏：噯，少時夫妻老時伴，我豈能忘你這老伴伴兒啊。（入亭）——兒啊，爲娘來了，就該相認。

張繼保：唔！大胆老乞婆，也敢前來冒認官親！——趕了出去！

賀　氏：兒啊，自從你走後，我二老朝朝暮暮思念我兒，害了一場大病，才落得這般光景！

（唱二黃散板）

哪一天不哭兒三五遍，

一更哭到五更天。

盼姣兒把爲娘肝腸想斷……

張繼保：趕了下去！

賀　氏：（接唱）竟忘了撫養他一十三年。

不認！不認就罷。（出亭）

張元秀：媽媽，可曾認下？

賀　氏：這奴才喪盡天良，他他他不認哪。
張元秀：哦，他連你都不認了！這倒乾淨。走，走，走！
賀　氏：哪裏去？
張元秀：我們挨門乞討。
賀　氏：唉！年紀大了。
張元秀：窮，要有窮志氣啊。
賀　氏：這樣罷。『要得好』，我『大做小』。
張元秀：大做小？他再若不認呢？
賀　氏：他再若不認……也罷，我們就與他跪下。
張元秀：怎麽，我二老與他跪下？
賀　氏：跪下。
張元秀：好。這就是我們的下場頭！

〔張元秀、賀氏同進亭〕

張元秀：兒子老爺！

賀　氏：兒子狀元！

張元秀：休將我二老當做義父義母，

賀　氏：權當僕婦丫鬟。

張元秀：吃不了的剩粥剩飯，

賀　氏：與我們一碗半碗。

張元秀：穿不了的破衣破衫，

賀　氏：與我二老遮寒。

張元秀：兒子老爺！

賀　氏：兒子狀元！

張元秀：他還是不認哪。

賀　氏：跪下跪下。

張元秀：好，我二老與你跪下了！

〔張元秀、賀氏同跪下〕

張元秀：（唱二黃散板）

只當是惜孤憐貧多積善，

賀　氏：（接唱）但願你後代兒孫福壽綿綿。

張繼保：住了！

（唱二黃散板）

可恨二老太瘋癲，

平白無端弄虛言。

我本堂堂蟾宮客，

豈有乞丐作椿萱！

門　子：狀元老爺不必動怒，賞他們一些銀錢，教他們去罷。

張繼保：好。看在你們份上，賞他們二百銅錢。

門　子：是。——老頭兒過來。

張元秀：大爺，做甚麼？

門　子：狀元老爺看你們可憐，賞你們二百銅錢。

張元秀：（愣住）哦！（接錢，悲憤）——媽媽，起來。媽媽起來。

賀　氏：做甚麼？

張元秀：狀元老爺賞下來了。

賀　氏：哦，賞下多少？

張元秀：媽媽，我二老撫養他一場，如今賞我二老這二百銅錢！

賀　氏：（也愣住，悲憤）哦！這賞與我們的？

張元秀：嗯！（指錢，指賀氏，指自己，益悲憤）

賀　氏：這不是我們的兒子。

張元秀：我們的兒子呢？

賀　氏：我們的兒子，在亭子外面。

張元秀：媽媽，我們去罷。

賀　氏：（憤極，將張元秀推開）張繼保，小奴才！我二老撫養你一十三載，你忘恩負義，喪盡天良；這二百銅錢，你與我二老，還是夠爾吃的，夠爾穿的，夠爾讀書買筆墨硯的！這二百銅錢我們不要，我與你拚了罷！

〔賀氏撲向繼保，繼保將賀氏推倒，賀再爬起，以首觸柱而死〕

張元秀：媽媽，媽媽！——哎呀！

〔張元秀見賀氏慘死，跌倒，近屍撫摸，見賀已氣絕，憤極，持錢在手連擊三下〕

張元秀：罷罷罷！

（念）可憐世人心太貪，
無錢無子意惘然。
老漢無子又無錢，
妄想繼子接香煙。
我二老終日盼你把門楣換，
原來是富貴貧窮不一般。
做官不把恩父認，
逼死恩母在亭前。
辛苦撫養十三載，
這這這報恩就是這二百錢！

（叫頭）張繼保，小奴才！你不認倒也罷了，與我這二百銅錢，將你母親生生

逼死；這二百銅錢我們不要，留着你打棺材釘罷！

〔張元秀撲向繼保，繼保推倒張，張起，撲向亭柱，觸柱而死〕

〔周小乙暗上〕

周小乙：狀元老爺，他二老雙雙碰死亭前。

張繼保：嘿！

（念）　笑他二老心太偏，
冒認官親理不端。
二百銅錢無福受，
須知富貴不可攀。

來，帶馬。

〔四人役、門子引繼保下〕

周小乙：好狠的心哪！

〔衆鄉民溜上〕

鄉民甲：小乙哥，他是不是張繼保啊？

周小乙：他燒成了灰，我也認得他。
鄉民甲：他怎麽不認呢？
周小乙：這不很明白嗎！——官是官來民是民，窮人怎能攀富人？一場恩養反成恨。
鄉民乙：唉！報恩只有這二百文！
鄉民甲：就拿這二百錢去買兩張蘆蓆，把他們老倆口子埋葬了罷。
鄉民乙：他們老倆口，就是爲了這二百錢死的；要花這二百錢，不是傷了他們二老的心嗎！依我看來：把這二百錢打一個鐵箍，箍在張繼保家的祖墳上。別讓人家把墳給罵裂了！
鄉民甲：這老倆口子怎麽辦呢？
鄉民乙：我看還是咱們窮人幫窮人，湊幾個錢，把他二老葬了罷！
衆：好，埋葬了罷。

〔『尾聲』，衆抬屍時幕下〕

——劇終——

㊉「諞」，炫耀之意。

三進士

前記

山西平陽書生張文達進京赴試，因無盤費，借了當地周、常兩家的銀子。張去後，兩家向他妻子孫淑林索欠，孫無法償還，兩個幼子遂被搶去折債。

張文達落第滯京，多年不歸。值平陽荒旱，孫淑林離家尋夫，病困洛陽，被迫賣身，在常知府家中爲奴。因沒有做好『八珍湯』，被常夫人責打；又因收了周通判送來的壽禮，惹怒夫人，奉命去到周家退還。周夫人見孫淑林似有隱痛，問明來歷，才知她就是周通判和常知府的親母。

周通判到常府認母，常知府恐玷官體，不肯相認，二人言語衝突，控訴於巡視洛陽的巡按之前。恰巧巡按正是張文達，聽訴後，接來孫淑林。常知府大窘，與其妻悔過認罪。一家遂得團圓。

這個劇本是中國京劇團李金泉、李洪春與本院編輯處吳少岳共同整理的。

三進士

第一場

〔常府院子上〕

常院子：（唱二黃搖板）

夫人只想八珍湯，

連日累得苦奔忙。

我家夫人跟隨老爺上任，受了風霜，病後想吃甚麼八珍湯。府內之人，俱不會做；夫人言道，只有山西平陽之人，會做此湯，命我出衙尋找。連日奔忙，未曾找到。適才夫人催問下來，不免再到大街小巷，尋找一番便了。

（唱搖板）

大街小巷去尋訪，

只恐徒勞走一場。（下）

第二場

孫淑林：（內）苦哇！

〔孫淑林持草標上〕

（唱二黃慢板）

孫淑林出店房前思後想，
想起了夫與兒好不悲傷。
夫離家兒被搶荒旱又降，
爲尋夫不料想病困洛陽！
在店中欠銀錢賣身還償，
可憐我年邁人落此下場！
含悲淚持草標長街來上——

賣人哪！

〔常院子上，見狀止步〕

孫淑林：（接唱搖板）
　　一聲聲叫賣人好不淒涼！

常院子：那一老媽媽，手持草標，是人賣草，還是草賣人呢？

孫淑林：㗂，人賣草能值幾何，自然是草賣人哪。

常院子：老媽媽，聽你說話不像此地人氏？

孫淑林：原不是此地人氏。

常院子：哪裏人氏？

孫淑林：山西平陽人氏。

常院子：是山西平陽人氏麽？

孫淑林：正是。

常院子：旣是平陽人氏，可會做八珍湯呀？

孫淑林：這八珍湯麽？……原是我們平陽人會做的呀，不知你問它何來？

常院子：我乃府衙管家，只因我家夫人病後需用此湯，命我尋找做湯之人，不想就遇

着老媽媽，不知你要多少身價？

孫淑林：唉，老身乃落難之人，因病欠下店飯銀五兩，只要還淸此債，求得衣食二字也就是了。

常院子：如此甚好，府衙之中，缺少不了你的衣食。你住在哪家客店？

孫淑林：王家店中。

常院子：好，你我同去客店，還淸了你的店飯錢，再往府衙。你看如何？

孫淑林：多謝了！

（唱搖板）

王家店中還銀兩——

唉！

從此終老在他鄉！

〔同下〕

第三場

〔丫鬟扶常夫人上〕

常夫人：（唱二黄搖板）

思想那八珍湯茶飯懶進，

命家院找僕人未見信音。

叫丫鬟攙扶我二堂坐定——（坐）

但願得找尋到做湯之人。

〔常院子上〕

常院子：（進門）參見夫人。

常夫人：院公回來了。可曾找到會做八珍湯之人？

常院子：小人奉命前往，在大街之上，見一老婆子自賣自身，小人問明，她乃山西平陽人氏，會做八珍湯。是她病困旅店，欠下飯銀五兩，只須還清飯債，求得衣食二字。因此小人將她帶進府中來了。

常夫人：你且退下。

常院子：是。（下）

常夫人：丫鬟，去叫那婆子進來。

丫　鬟：是。——老婆子，老婆子快來。

孫淑林：（內）來了。

（上唱搖板）

孤苦無依遭貧困，

只得低頭服侍人。

丫　鬟：喲，原來是位老姐姐。

孫淑林：哦，原來是位丫鬟姐，我乃異鄉之人，不懂府衙規矩，還望多多照應。

丫　鬟：不妨事，我家夫人是個吃齋的。

孫淑林：哦，是個吃齋的。阿彌陀佛，遇着善人了。

丫　鬟：善人倒是善人，可是你得小心點兒。隨我來罷！——這就是我們的夫人，你還不上前叩頭！

孫淑林：是是。夫人在上，孫淑林叩頭。

常夫人：嗳，進得府來，未曾問你名姓，口稱孫淑林，眞眞無有規矩！

孫淑林：啊，夫人，我乃外鄉之人，不曉得府中規矩，望求夫人恕罪！
丫　鬟：是呀，她不懂規矩，夫人，您就給她改個名罷！
常夫人：嗯……從今以後，就叫你老奴。
孫淑林：老奴……哦哦哦，多謝夫人。
常夫人：起來。
孫淑林：是。
常夫人：老奴！
孫淑林：有。
常夫人：你可會做八珍湯？
孫淑林：老奴會做。
常夫人：去到廚下，快快做來我用。
孫淑林：啊，夫人，這八珍湯需要溫火烹製，是快不得的。
常夫人：還敢多口不成！——丫鬟，領她前去。
丫　鬟：是，您跟我去罷。

孫淑林：是是是。（出門一望）唉！

（唱二黃快三眼）

下得堂來自思忖，

這官府規矩好不怕人！

看來作事要謹愼……（行絃）

常夫人：還不快些前去！

孫淑林：哦，是是是。

丫　鬟：老姐姐快來罷！

〔孫淑林、丫鬟同下〕

常夫人：看這老奴，官府規矩全然不知，做上一碗八珍湯，還是這樣慢騰騰的。唉，眞眞的不稱心哪。

（接唱搖板）

止不住心焦躁催問連聲。

丫鬟，丫鬟！八珍湯可曾做好？

丫　鬟：（上）來啦，來啦。——老姐姐，夫人催下來啦！

孫淑林：（內）來了。

（上唱搖板）

急得我手忙心不定，

戰戰兢兢奉敬夫人。

夫人請用。（將湯呈上）

常夫人：（一看）我來問你，這是甚麼湯？

孫淑林：這……這是八珍湯。

常夫人：哼！（發怒，潑湯）

孫淑林：夫人，老奴初進府來，手忙脚亂，做的不好，下次多加小心，做好就是。

常夫人：哇！胆大老奴，進得我府，手忙脚亂，做事疏忽，今日若不打你，猶恐慣了你的下次。——丫鬟，看家法過來！

孫淑林：哎呀，夫人不必發怒，饒恕老奴這一次罷！

常夫人：老狗才啊！

（唱二黃搖板）

老奴做事不當心，
耗費夫人多少銀！
手持家法將你打——（打）

孫淑林：哎喲，哎喲，哎喲……

丫　鬟：（向前攔阻，接唱）

夫人息怒養精神！

常夫人：你敢是與她講情？

丫　鬟：不敢，您開恩罷！

常夫人：（向孫）起來！

丫　鬟：你起來罷！

孫淑林：是是是，多謝夫人。（起立）

常夫人：老奴，明日乃是老爺壽誕之日，命你看守儀門，倘有人前來送禮，只收禮單，不收禮物，仔細記下了。

孫淑林：是是是，老奴我記下了。
常夫人：丫鬟攙我來！
〔丫鬟扶常夫人下〕
孫淑林：（一望）唉！我好命苦呀……（哭）
（唱二黃散板）
我只望到此得安穩，
又誰知落在陷人坑！
悲悲切切淚難忍——（小圓場）
儀門等候送禮人。
〔周府院子上〕
周院子：（唱搖板）
適才領了夫人命，
忙送壽禮到府門。
裏面哪位聽事？

孫淑林：你是哪裏來的？
周院子：周通判周老爺府上來的，與你家老爺送禮上壽。
孫淑林：哦哦，有勞了。只是我家夫人吩咐下來，只收禮單，不收禮物。
周院子：老媽媽，別家禮物可以不收，我家禮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孫淑林：却是爲何呢？
周院子：我家老爺與你家老爺，乃是同鄉共里，同學攻書，同榜會進，同寅作官，因此與別家不同。
孫淑林：怎麽，你家老爺與我家老爺乃是同鄉共里，同學攻書，同榜會進，同寅作官，別人家禮物可以不收，你家禮物是定要收下的。
周院子：正是。
孫淑林：既然如此，待我權且收下，與你通稟。請至下面待茶。
周院子：有勞了。（下）
孫淑林：（入內）有請夫人！

〔丫鬟扶常夫人上〕

常夫人：何事？

孫淑林：啓稟夫人：今有周府差人，前來送禮，禮物已然收下；禮單在此，夫人請看。

常夫人：怎麽？你將禮物收下了？

孫淑林：正是。

常夫人：哇！適才怎樣吩咐於你，只收禮單，不收禮物，你爲何偏將禮物收下，眞眞大胆！

孫淑林：夫人有所不知，來人講的明白，他家老爺與我家老爺同鄉共里，同學攻書，同榜會進，又是同寅作官。別人家禮物不收也罷，他家禮物是要收下的。因此老奴我這才收下了。

常夫人：哦，如此說來，你倒是個會辦事的人了。

孫淑林：夫人誇獎了。

常夫人：來來來，我這把椅兒請你來坐罷！

孫淑林：老奴不不不敢。

常夫人：我諒你也不敢。你且近前，我有話講。

孫淑林：是，夫人有何吩咐？

常夫人：哇！（打孫淑林嘴巴）

（唱二黃搖板）

老奴做事不思忖，

囑咐言語你不遵！

家法伺候！

孫淑林：哎呀，夫人你，你饒恕了老奴罷……（哭）

常夫人：（接唱）家法一舉要爾的命！（打）

孫淑林：哎喲，哎喲！丫鬟姐快快來救救我罷！

常夫人：（接唱）活活打死你老殘生！

丫　鬟：（攔住）夫人不要閃了您的貴手，您就饒了她罷！

常夫人：教她起來！

丫　鬟：起來，快快謝過夫人。

常夫人：老蠢才，命你去到周府，退還禮物，巳時前去，午時回轉，倘若誤了時刻，準備

再受一頓飽打！

孫淑林：是是是，老奴我記下了。

丫　鬟：請夫人燒香！

常夫人：哎呀，只顧與她嘔氣，忘了燒香。——阿彌陀佛！

〔常夫人下，丫鬟隨下〕

孫淑林：哎呀，好個吃齋的善人哪！

（唱散板）

我與你哪裏結仇恨，
苦苦打我爲何情！
渾身上下痛難忍——（出門）

〔周院子上〕

孫淑林：你害了我了！

（接唱）皆因禮物受苦刑！

周院子：老媽媽，此話從何說起？

孫淑林：只因你要我收下你家禮物，怒惱我家夫人，將我飽打一頓，如今還要我到你
家退還禮物去呢。

周院子：這倒委屈你了！如此你就隨我去罷。

（唱搖板）

老媽媽不要放悲聲，
隨我去見周夫人。

〔周院子、孫淑林，圓場〕

周院子：老媽媽請到那邊稍待。

孫淑林：是。（下）

周院子：有請夫人。

〔丫鬟、周夫人上〕

周夫人：（念）錦堂春富貴，畫閣日光輝。

周院子：參見夫人。

周夫人：罷了，壽禮可曾收下？

周院子：常夫人不肯收禮，差一老媽媽前來退還，現在外廂伺候。

周夫人：啊？常府差人前來退禮？……下面歇息去罷！

周院子：遵命。（下）

周夫人：丫鬟，喚那老媽媽進來！

丫　鬟：是。老媽媽在哪裏？

〔孫淑林上〕

丫　鬟：喲，原來是位老姐姐呀！

孫淑林：好說，原來是位丫鬟姐，我是個外鄉人，不懂衙門規矩，望丫鬟姐指教一二！

丫　鬟：不要緊，我們夫人是吃齋的。

孫淑林：哦，怎麼又是一個吃齋的麼？

丫　鬟：你別害怕，我們夫人是個吃齋的眞善人，可不像人家老虎戴素珠，假充善人啊。

孫淑林：唉！我偏偏又遇着一個吃齋的！

丫　鬟：隨我進來罷。——見過夫人。

孫淑林：是，老奴與夫人叩頭。
周夫人：罷了，快快起來！
孫淑林：謝夫人。
周夫人：老媽媽，你家夫人因何教你前來退禮？
孫淑林：這……我家夫人吩咐於我，只收禮單，不收禮物，只因貴府院公言道，周老爺與我家老爺交好甚厚，是我將禮物收下，我家夫人道我擅自做主，故此命我前來退禮。
周夫人：原來如此。聽你之言，不像此地人氏？
孫淑林：老奴乃山西平陽府人氏。
周夫人：哦，老媽媽你是山西平陽人麼？
孫淑林：正是。
周夫人：因何來在洛陽，怎樣身入常府？
孫淑林：這……唉，一言難盡哪……（哭）
周夫人：啊！看你這樣哭哭啼啼，其中定有緣故。你家住那裏，姓甚名誰，有甚麼爲

難之處，說將出來，夫人與你作主。

丫　鬟：老姐姐，你有甚麼心事，只管說罷，我家夫人會給你作主的。

孫淑林：夫人容稟！

（唱二黃散板）

尊聲夫人聽我稟：

柳川巷裏是我家門；

我夫名叫張文達……

周夫人：張文達？……且住，想當初母親言道，我丈夫本是張文達之後，孫淑林之子；方才她言道，丈夫名叫張文達，莫非她是婆婆來了麼？……噯，我想天下同名之人甚多，我倒要仔細問個明白。——老媽媽，你叫甚麼名字？

孫淑林：這……老奴是無有名字的。

丫　鬟：老媽媽，人生在世，哪有沒有名字的呀，你怎麼不說呀！

孫淑林：（輕聲地）我說出來，夫人不會責打我麼？

丫　鬟：幹嘛責打你呀，我不早告訴你了嗎，我們夫人是個吃齋的善人，有甚麼話你

只管說罷！

孫淑林：哦，是是是。——夫人哪！

（接唱碰板三眼）

老奴名叫孫淑林。——（行絃）

周夫人：孫淑林！……

〔孫驚慌失色〕

周夫人：丫鬟，與老媽媽看座！

丫　鬟：老姐姐，您坐下罷！

孫淑林：（驚愕）叫哪個坐下？

丫　鬟：叫您坐下。坐下罷！

孫淑林：老奴不敢。

丫　鬟：老姐姐，您怎麽這樣外道，我們夫人讓您坐下，您就坐下罷。

〔推孫淑林坐，觸傷處，孫感苦痛〕

孫淑林：丫鬟姐，你請坐罷！

丫　鬟：您不用讓，我啊，站慣啦。
孫淑林：多謝夫人。
周夫人：你丈夫作何生理？
孫淑林：（接唱原板）

我丈夫自幼把書念，
一十五歲身入黌門。——（行絃）

丫　鬟：夫人，這位老姐姐，她還是位秀才夫人哪。
周夫人：（隨口應聲）原來是位秀才夫人，失敬了。
孫淑林：折殺老奴了。
周夫人：丫鬟，將座位往上升。
丫　鬟：老姐姐，您請起來，我們夫人讓你上坐，來，您請上坐罷。
孫淑林：哎呀呀，丫鬟姐，我我我是斷斷的不敢坐。
周夫人：坐了好講話。——丫鬟，往上升一升。
丫　鬟：老姐姐，您怎麽這麽嘮叨，讓上坐您就上坐，不就完啦嗎！

〔又推，孫恐再觸傷處，急以手護之〕

孫淑林：多謝夫人。

周夫人：你丈夫往哪裏去了？

孫淑林：唉！我丈夫麽——

（接唱）都只爲求功名把京城奔，

借了周常二家銀。

一去數載無音信，

撇下母子三個人。

周夫人：周常兩家的銀子，還了無有？

孫淑林：（接唱）周常兩家把債討，

無有銀錢就搶人。

周夫人：啊，清平世界，哪有搶人之理。我來問你，搶去何人？

孫淑林：唉！

（接唱）常家搶去硃砂貫，

周家搶去孔鳳纓，我那小姣兒啊！（行絃）

周夫人：老媽媽，這就不對了，你丈夫既然姓張，兩個兒子因何一個姓朱，一個姓孔呢？

孫淑林：夫人，硃砂貫、孔鳳纓，乃是他二人的乳名啊！

周夫人：哦，原來如此。……我來問你，搶去之後便怎麼樣呢？

孫淑林：夫人哪！

（接唱）硃砂貫改名常天保——（行絃）

丫　鬟：啊！

周夫人：丫鬟，快去倒盃茶來！

丫　鬟：是。（下）

周夫人：啊，媽媽，那孔鳳纓呢？

孫淑林：（接唱）孔鳳纓改名周子卿。

周夫人：你因何來到此地？

孫淑林：（接唱）皆因是平陽遭荒旱，

獨自尋夫奔京城；
到此不幸身染病，
欠下了店飯銀，無奈何自賣自身，竟作了常府僕人。

周夫人：常家待你如何？

孫淑林：（接唱）只望賣身求安穩，
偏遇狠心常夫人！
進門將我打一頓，
受禮的事兒不容情！
夫人若是不肯信——
夫人請看哪！
（接唱搖板）
我渾身上下盡傷痕！

周夫人：呀！
（唱搖板）

聽罷言來心難忍，
果然是婆婆受苦情！
忙上前去將她認——
〔丫鬟捧茶上〕
丫　鬟：夫人，茶來了！
周夫人：放下！
（接唱）待老爺回府後商議而行。
老媽媽你先回去，候我老爺回衙，差人接你到這裏吃碗安樂茶飯就是了。
孫淑林：若得如此，夫人恩德眞同再造。
周夫人：罷過了。
孫淑林：（唱搖板）
辭別夫人出府門——
哎呀！
看看過了午時辰，

回去又是一頓打，（回身）
望夫人救我命殘生！
夫人哪！
周夫人：老媽媽，你因何去而復返？
孫淑林：哎呀夫人哪！臨行之時我家夫人言道：巳時去，午時回。如今日已過午，回去定是一頓飽打，教我怎能經受得起呀……（哭）
周夫人：這……（想）丫鬟，昨日常夫人命人前來剔取花樣，可曾拿去？
丫　鬟：還沒有拿去哪。
周夫人：快快取來。
丫　鬟：是。（取花樣）花樣在此。
周夫人：老媽媽，現有花樣在此，回去若是你家夫人問你為何誤了時刻，你就說我要你在此等候剔取花樣，她就不會打你了。
孫淑林：多謝夫人！
（唱搖板）

多謝夫人施惻隱，
設計搭救我老殘生；
我若是苟延得活命——

丫　鬟：我家夫人送您哪！

孫淑林：夫人哪！

（接唱）不忘夫人再造恩！（下）

周子卿：（內）開道回衙。

〔牌子，四衙役引周子卿上〕

周子卿：退下。

〔四衙役下〕

周子卿：啊，夫人。

周夫人：啊，老爺。

周子卿
周夫人：請坐。

周夫人：唉！

周子卿：啊，夫人爲何長嘆？
周夫人：請問老爺，你是何人所生，何人所養？
周子卿：這……實不相瞞，下官本是張家所生，周家所養；只是堂前父母言道：生身父母早已亡故。夫人因何問起？
周夫人：老爺呀！只因明日乃常老爺壽誕之期，爲妻備有壽禮派人送去，不想常夫人差一老媽媽前來退禮，是我問起情由，誰知她就是……
周子卿：是哪一個？
周夫人：就是孫淑林——
周子卿：啊？
周夫人：我的婆母，你的親娘。
周子卿：啊！此事有何爲證？
周夫人：老爺呀！

（唱二黃散板）

她言道硃砂貫改名常天保，

孔鳳纓改名周子卿。
母親受苦你不問，
問甚麽證來要甚麽憑！

周子卿：哎呀！

（接唱散板）

聽說母親受苦情，
怎不教人痛傷心！
辭別夫人出府門——

周夫人：哪裏去？

周子卿：（接唱）去到常府認娘親。

〔周院子暗上〕

周夫人：老爺何不先差院公，將老母接回，倘若兄嫂不允，再去不遲。

周子卿：夫人言之有理。——院公，拿我名帖，去到常府，接那退禮的老婆子過府敍話。

周院子：遵命。（下）

周子卿：夫人，若是母親還則罷了，倘若不是，倒被他人恥笑！

周夫人：縱然不是母親，接她來此吃碗安樂茶飯，也是老爺恤老憐貧一片好心。

〔周院子上〕

周院子：啓稟老爺，常老爺應允了，常夫人不讓她來。

周子卿：啊，有這等事？

周夫人：老爺不要性急，明日親自前去，就以拜壽爲名，探聽明白，再作道理。

周子卿：夫人言得極是，下官明日親自前往。唉！但願是我親生母，

周夫人：骨肉分離又團圓。

〔同下〕

第四場

〔常天保上〕

常天保：（念）洛陽爲府尹，四品位稱尊。

〔常院子暗上〕

內　：周老爺到。

常天保：有請。

〔周子卿上〕

周子卿：兄長。

常天保：賢弟。

周子卿：兄長在上，小弟拜壽。

常天保：愚兄叨禮了。——請坐。

周子卿：有座。（兩望）

常天保：賢弟看甚麼？

周子卿：兄長府上新買的那個老婆子，如今何在？

常天保：你問她做甚？

周子卿：你道那老婆子她是何人？

常天保：倒也不知。

周子卿：乃是我的親……

常天保：禁聲！——退下。

〔常院子下〕

常天保：親甚麽？

周子卿：是我的親娘孫淑林！

常天保：啊？

周子卿：也是你的生身之母！

常天保：嘟！慢說你我親生父母，早已亡故，縱然還在，如今堂上雙親，均已身受皇封誥命，難道你我還能認姓歸宗不成！況且身爲命官，怎能以僕作母，此事幸在爲兄府內說起，若被外人知道，那還了得！哼，眞眞不知體統！

周子卿：兄長此言差矣。常言道：『木發有根，水發有源。』我等身雖富貴，若是忘却根本，豈不成了衣冠禽獸！

常天保：怎麽講？

周子卿：衣冠禽獸！

常天保：住口！

（唱二黃散板）

奴才說話禮不遜，

全不顧王法與官箴！

辱罵爲兄實難忍，

從此後不認你周子卿！

周子卿：住了！

（唱散板）

親生之母你不敢認，

說甚麼王法與官箴！

此處不與你辯論，

常天保：哪裏去？

周子卿：（接唱）都察院內把理評。

常天保：怕你不成！

（接唱）都察院我要將你稟，

你玷辱尊長罪非輕！

周子卿：（接唱）向前扯住常天保！

常天保：（接唱）反手扯住周子卿！

周子卿
常天保：（二人相扭，同唱）

你與我同把察院奔——

走走走！（「掃頭」，同下）

第五場

〔四軍士、四校尉引張文達上〕

張文達：（念引）出仕朝堂，奉君命，巡察洛陽。

（念詩）二十年前別故鄉，一朝顯達姓名揚；

雖然富貴人尊仰，子散妻離兩鬢蒼。

只因大比之年，進京赴試，不幸落第，困居京都，十有餘載；家鄉荒旱，妻兒俱

無下落。且喜得中二甲進士，今蒙聖恩，出放河南八府巡按。巡察上三府官清民順，下五府正待查訪。爲此牌放洛陽，設堂理案。——中軍！

中　軍：有。

張文達：傳話下去：一府三廳，俱予免見。

中　軍：遵命。——下面聽着：大人吩咐下來，一府三廳，均予免見。

〔內擊鼓聲〕

中　軍：何人擊鼓？

常天保：（內）知府參通判。

周子卿：（內）通判告知府。

中　軍：候着。——啓稟大人：知府參通判，通判告知府。

張文達：吩咐下去：知府報門而入，通判跪門而進。

中　軍：大人有令：知府報門而入，通判跪門而進。

〔常天保、周子卿同上〕

常天保：報，洛陽知府常天保告進。——卑職常天保，叩見大人。

中　軍：請——免——打躬！
張文達：嗯！胆大洛陽知府，有事自應稟報，爲何擅擊堂鼓？講！
常天保：知府參通判。
張文達：參他何來？
常天保：通判周子卿，倉庫不緊，漏落皇糧；大人查出，吃罪不起。
張文達：可是實情？
常天保：句句實情。
張文達：下官廳待傳。
常天保：謝大人。
中　軍：請——免——儀門打躬。
常天保：周子卿，你要小心了。
周子卿：憑着這頂烏紗與你拚了！
常天保：哼！（下）
中　軍：通判跪門而進！

周子卿：報，通判周子卿告進。——叩見大人。
張文達：嘟！胆大的通判，知府參你倉庫不緊，漏落皇糧，你可知罪？
周子卿：通判無罪，特來越告知府！
張文達：嗯！你是何出身，怎敢越告知府？
周子卿：通判與知府乃同寅進士出身。
張文達：告他何來？
周子卿：知府買母為奴，有欺天滅倫之罪。望求大人作主！
張文達：哎呀，好大的由頭！不管誰家母，哪家奴，你家住哪裏？姓甚名誰？一一
講來！
周子卿：大人容稟！
（唱二黃散板）
家住山西平陽郡，
柳川巷裏有家門。
張文達：可有父母？

周子卿：（接唱） 我父名叫張文達！

衆　：（同喊）哦！

張文達：容他講。——臉向外跪。

周子卿：是。

張文達：你母何名？

周子卿：（接唱原板）

我的母名喚孫淑林。

張文達：哦！你父作何生理？

周子卿：（接唱） 我父求名京城奔，

借了周常兩家銀；

周常兩家把賬討，

無有銀錢便搶人。

張文達：搶去哪個？

周子卿：（接唱） 常家搶去硃砂貫，

周家搶去孔鳳纓，
硃砂貫改名常天保，
孔鳳纓改名周子卿。

張文達：你母親呢？

周子卿：（接唱）母親尋父遭病困，
賣身常府受苦情；
天保不肯把母認，
反道我倉庫不緊，漏落皇糧，誣告我在公庭。
這頂烏紗我不要——（取下紗帽）
大人哪！
（接唱散板）
一心要認老娘親！

張文達：呀！
（唱散板）

聽罷言來才知情，
原來是兩個小姣生。
人來傳上常天保，
〔常天保上〕
常天保：參見大人。
張文達：起過一旁！
（接唱）再把中軍叫一聲！
中軍！（向中軍耳語）
中　軍：遵命。（下）
張文達：周子卿！
（接唱）這頂烏紗你戴定，
我保你母子相逢在察院門。
〔周子卿戴紗帽站起。『急急風』，中軍帶孫淑林上，孫淑林驚疑不定，進衙〕
中　軍：孫淑林帶到。

張文達：抬起頭來！
孫淑林：有罪不敢。
張文達：恕你無罪。
孫淑林：謝大人！
張文達：掩門！
〔軍士、校尉、中軍同下〕
張文達：（唱二黃散板）
一見夫人到來臨，
好似鋼刀刺我心；
走上前來忙跪定。（出位，跪下）
常天保
周子卿：啊？
〔見狀，各跪下，周子卿驚喜，常天保戰慄〕
孫淑林：（接唱）問聲老爺你、你、你是何人？
張文達：（接唱）夫人不必胆戰驚，

我是你丈夫張文達，你仔細認淸！

〔常天保、周子卿一怔〕

孫淑林：你、你、你是張文達？

張文達：張文達。

孫淑林：張秀才？

張文達：張秀才。

孫淑林：唉！夫哇……（哭）

（唱二黃原板）

二十載因何無有音信，

難道說忘却了夫妻之情？

張文達：（接唱）我也曾寄過了平安信，

我也曾捎過了安家銀。

下書人回來對我論，

他言道：山西省遭荒旱，樹無枝葉草無根，不知你母子何處存身，無

處找尋。

孫淑林：（接唱）我何曾見過你平安信，
我何曾見過你安家銀。
別的話兒我不問，
問一聲：丹墀下跪定了二位長官，頭戴烏紗，身穿大紅，他是何人？

張文達：（接唱）這就是長子硃砂貫，
那就是次子孔鳳纓，兩個姣生。

孫淑林：（接唱）夫榮子貴如夢境，
骨肉團圓喜在心。
長子哪裏為官宦？
次子何處管黎民？
老爺你身授是何任？
一一從頭說與我聽！

張文達：（接唱）長子洛陽為知府，

次子通判管黎民；
老夫身授都察院，
父子三人進士出身。

孫淑林：（接唱）聽罷了這番話暗自稱慶，
不枉我受苦二十春。
急忙忙下堂去把姣兒來認——（行絃）

常天保：母親！

孫淑林：你是何人？

常天保：孩兒硃砂貫。

孫淑林：哦，你是常天保？

常天保：正是。

孫淑林：常大老爺！

常天保：孩兒知罪！

孫淑林：好奴才！

（接唱散板）

不孝的奴才罵幾聲！
你縱妻虐母心毒狠，
把爲娘當作了陌路人！
狠心腸不把長子認——

周子卿：母親！
孫淑林：你是何人？
周子卿：孩兒孔鳳纓。
孫淑林：兒就是周子卿！
周子卿：正是。
孫淑林：哎呀，兒啊！

（接唱散板）

孝順還是我那二姣生。

〔周子卿起立〕

張文達：（接唱）難怪夫人喜又恨，

一母同胞兩條心。（向常天保）

奴才啊！

你縱妻虐母該何罪？

常天保：爹爹呀！

（接唱）饒恕兒無知不孝人！

張文達：（接唱）奴才作事實可恨！

夫人哪！

念他無知發落從輕。

孫淑林：（接唱）老爺講情我遵命，

再把奴才叫一聲：

爲人怎能忘根本，

兒啊！

從今後兒必須改過自新。

〔常天保起立〕

張文達：後面更衣！

〔吹打，周子卿扶孫淑林下〕

〔周夫人、周丫鬟，常夫人、常丫鬟同上〕

〔孫淑林換官衣，周子卿扶上，與張文達對坐〕

〔常天保、周子卿示意常夫人、周夫人參見張文達〕

常周夫人：公爹在上，媳婦拜見。

張文達：罷了。見過兒的婆母。

〔常夫人趦趄不前，常天保暗中催促〕

常夫人：（遲頓地）婆母在上，媳婦拜見！（跪下）

孫淑林：哼！（轉過身去）

周夫人：婆母在上，媳婦拜見！（跪下）

孫淑林：（笑容滿面）哎呀，賢孝的兒媳，快快起來！

周夫人：多謝婆婆。（起立）

〔常夫人向常天保示意，請代講情，常天保拂袖不理。周夫人暗中將家法遞過，示意常夫人向婆母請罪〕

常夫人：婆母！媳婦無知，多有得罪，特此頭頂家法，望求婆母高抬貴手，責打媳婦幾下，以贖前罪。

孫淑林：（不理）

周夫人：婆母，嫂嫂雖然不是，如今已知悔過，還望婆婆看在媳婦面上多多寬恕，教訓於她才是。

孫淑林：好好，待我教訓於她！

〔行絃，孫淑林取過家法，顫抖地站起來〕

孫淑林：（唱） 啊……你你你這狠心的……（舉家法欲打）

常天保、周子卿：（同跪）母親！

周夫人：婆母！

孫淑林：（打不下去，沉痛地）唉！

（接唱） 媳婦啊……（拭淚，攙起常天保、周子卿、周夫人）

（接唱散板）

霎時間不由我萬感交迸，
止不住心酸痛老淚淋淋！
唉！媳婦，非是爲娘與你生氣，這衙內家人使女甚多，從今以後必須好好看待他們，若是再像對待爲娘這樣麼……唉，我也就不必講了啊……（拭淚）
周丫鬟：哎喲，老太太，您這話說的眞聖明！
常夫人：媳婦一定改過。
周丫鬟：（學常夫人語）媳婦一定改過！
周夫人：（制止）嗯！
孫淑林：起來！
常夫人：（遲疑）………
周夫人：嫂嫂，起來罷！
常夫人：多謝婆母。（起立）
周丫鬟：（學常夫人語）多謝婆母。
常天保
周子卿：孩兒要認姓歸宗。

張文達：待爲父與兒等同修本章，奏明聖上。

常天保
周子卿：遵命。

張文達：今日一家團圓，後堂設讌歡聚。夫人，你來看：一門三進士，

孫淑林：枯木喜逢春。

周子卿：富貴休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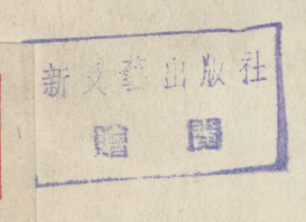
常天保：爲人莫欺心。

孫淑林：好啊，好一個『爲人莫欺心』！來呀，哈哈哈……

〔常天保、周子卿攙扶張文達，常夫人、周夫人攙扶孫淑林；常夫人觸及孫淑林傷處，急縮手；孫忍痛含笑，示以不妨；同下〕

——劇　終——

一九五五年 贰月 九日



定價 ¥ 4,900